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小說組 亞軍

〈墨雨〉

孔惠瑜

(一)

衣服剛晾出去不久就下暴雨了，搞不清上面濕潤的質感是從洗衣機出來時便這樣，還是因為被雨水打濕。

耳邊又是那依依哦哦，他唬了回去，「咪收緊囉——咪嘈啦——」一手扶著窗框，另一手扶著盤骨側，再度緩緩探出窗外。

「褪開啦——」喇叭般的聲音，「你咁慢不如扔啲衫落水度？噉可能仲乾啲——」他被拉離了窗，手一抖，衣架脫手，落在下一層的屋簷上，在黑夜裡像是一座山形的墨跡。

家陣唔要得啦——做少少嘢都唔得——冇鬼用——聲音隨著她進出的動作時隱時現，他越過她扔在餐桌上的衣物，走到梳化處坐下。她依然在咒罵著，他沒有在意，反正來來去去也就是那三篤屁，他看見她卡在窗框的肥大臀部和粗壯的大腿，翻著眼移開視線，「啲——」放了個響屁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(二)

「哎係噉㗎啦，我個老嘢咪又係噉，好閑㗎——」

她盯著彩華的髮旋，唔係啦，你唔明——「我知我知——你知唔知點解我結婚卅幾年都有啗過交啊？」彩華頭都沒有抬起，繼續臨摹著手機上的字帖。

唔知。

「因為我唔順眼都唔出聲。一出聲就有可能會嘈，一嘈咪散囉——哇——」彩華放下毛筆，筆尖上的墨水落在墊枱墊上，加深了墨碟下的墨跡，「你睇我呢個字寫得幾靚？」她還沒有湊近去看，彩華猛然把手往上一揮，「老師——老師——你嚟睇下——」嚟啦，等陣。

她被嚇了一跳，正坐了起來。他站在她們中間，單手撐著桌沿伏身，另一隻手搭在宣紙上。她往外移了移位，把頰邊的碎髮順回耳後，微側著身垂眼看向枱上的宣紙：每個字的撇筆都開叉，字的邊角散落著許多不必要的星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星點點，她伸手向字撫去。「啊幾——唔好意思。」「唔好意思——」她縮回觸碰到他的手背的手指，又往外移了移。

「寫得幾好啊，有進步。」哎啊多謝老師——彩華用手掌拍打著他的手臂，她看見他手臂上的肌肉微微抖動，張了張口，「寫得幾好啊。」輕聲的，像是他的口吻。

彩華提起手機對著自己的書法拍了好幾張照片，又放大來看，「啊，老師——」她抬頭看向彩華——「老師教得真係好，你睇下我上個月同今個月啲字啊。」彩華接著說。

他早就被另一枱的學生叫去了。

彩華把手機遞到她臉前，她看著那歪歪斜斜的字旁邊擺放著的端正示範：山有木兮木有枝。

(三)

他在手寫板上畫了個「兮」字，手機毛筆字典很快就顯示了一大堆結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果，他如常地翻了翻，找了個順眼的模仿。左邊是鏡頭，右邊是鏡頭，正前方仍是鏡頭——他一直搞不懂，總有些學生喜歡從前面開始拍起，可這又怎能看到運筆呢？

他沒有抬頭，也沒有作聲。早些年他還會開玩笑問「你影字定影樣啊？」，結果有次被那學生的老公知道了，第二天不知哪裡找來他地址，衝了上來警告他。喂大佬，你睇得上你老婆嘅，唔代表人人都睇得上㗎嘛——他也只敢在心裡嘀咕，在外呢，就只能耍蒜，「真係唔好意思——我唔係呢個意思——我下次會注意，小小心意意思意思——」

他那次賠了一支鹿鞭酒，忘了是哪個衰嘢送來的，都成廿年了，總算送了出去——免得她隔段時間唔順氣就拿出來講。

當年你老母成日叫我生生生生，依家就叫你生生生生，家陣你有礦？你老竇老母有成幾啊幢物業？要生翻個仔承繼家業？你㗎，鬧得㗎，他隨意地點著頭，差不多已經學會了背誦。

你老母究竟有冇搞清楚係邊個唔生得——「係我，係我。」他半舉著一邊的手擺出投降的姿勢，另一隻手翹起尾指往鼻孔裡挖。從發怒到沉默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到唔嗰唔吊，大概用了十多年，他把鼻屎揉起彈走，又把手插回褲袋。

（四）

她把毛筆插回筆筒，筆尖上的水已被練習用的宣紙吸乾，墨碟都已清洗乾淨，按理她是已經可以「收壇」的了，可她不知為何還坐在桌前。

只是提不起勁做別的事罷了，反正她練字前已被揶揄過「開壇」，她吵完一輪，現在完全不想去廚房給那人洗米煮飯炒菜。她滑動著手機，撐著臉點向手機相簿裡的視頻。

骨節寬大，指頭扁平，可絕對乾淨；極其普通的一雙手握著毛筆時卻顯得尤為有力，下筆有勁，行雲流水，極具藝術感。「哇好靚啊老師——」彩華的聲音從畫面外傳來，他像是被讚得害羞了，雖然沒有抬頭，但她看到視頻裡的他喉結滑動，耳朵骨也隨著下顎的移動而抖動。

他很快就寫完了這個示範，把宣紙擺放在長枱的一端，其他人的手把紙接去——她當時亦隨著大眾的動作伸出了手，所以視頻歪了一下，又很快地回到水平線上。她記得，在那一秒，畫面裡他的髮閃爍著幾道不易察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覺的光，那不是長出的髮根，應該只是沒有染好罷了。成個小朋友噉咁唔細心，她又一次笑了。

「笑咩笑得咁開心？」

「冇嘢——」她下意識按著返回鍵，屏幕顯示著手機相簿的名稱：林先生。

（五）

「嘩阿生，你部機壞咗 mon 嘅，換個 mon 五嚟，你換唔換？」

他遞出三根手指，「三百。」

店主把手機推回給他。他把五百紙幣拍在桌上。

店主敲敲、刮刮、撕撕、貼貼，都不用五分鐘就把手機屏幕換好了，他看到屏幕亮起光的樣子，在長按關機重開以前，他看到在黑屏之前的那個畫面——「嘖。」店主竊笑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他一把奪過店主遞回去的手機，無視了店主那句五分鐘五嚙差唔多啦阿叔，急步離開。

回家路上，他心裡一邊咒罵著，先唔係五分鐘，又唔係陽痿，老虎都打死幾隻，一邊發誓暫時也不再在家裡沒人時放鬆一下。到家時已經是五點，他看了看手機的訊息，她說在樓下打牌，「咁大個人食自己啦你」。他沒有回話。

窗簾沒有被打開，看來她沒有回過來，他癱坐在梳化上，聽著電視裡重播的舊電影與鹹濕笑話，過了一會，終是用腳趾抓過遙控，關機。他翻身走向大門，把門鎖打開又鎖緊，又再次拉緊窗簾。

他點開手機的文件夾時，發現手肘處的墨跡，像顆大黑痣一樣，大抵又是上午教班時沾到的。他沒有在意，拉開褲鏈，把手探進褲內。

熟悉的美麗臉孔終於再度出現，他沒有如常地把視頻的進度條往後拉，而是專注於演員的神情與口型，嘴巴張張合合與影片裡的角色講著同樣的對白——其實台詞並不多，雖然是日文，但重重覆覆也就那幾個音調，那幾個場景，那幾個動作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機身的震動和鈴聲的巨響把他嚇得抖擻，屏幕被來電顯示取替。

是詐騙電話。

屌——他咒罵，抽出紙巾。

(六)

她沒有來得及接電話，夏天就是麻煩，總是猝不及防地下起雨來。她風風火火地收衣服的時候，座機電話和手機輪番響起，「收聲啦——」她喊。

她把衣服在浴室掛好時，家裡的電話再度響起，得啦得啦，催鬼咩，她碎碎唸著，可那句邊個啊咩事啊還沒有說出口，嘶啞的哭聲就從話筒裡傳來——「個死人工人啊嗚嗚嗚——」是彩華。

她其實不太能聽清彩華在嗌些甚麼，電話在客廳的窗邊，風大，雨大，閃電，雷聲，還有彩華嗚咽，你慢慢講，慢慢講。

「個工人唔著衫係間屋度周圍走啊——朝早我老公去緊廁所，佢避都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唔避就走入去——」

你老公去廁所唔閃閃？

呢個唔係重點，我見到我老公拍個工人囉嘢啊嗚嗚嗚嗚嗚——

噉你有冇關佢？

有啊，我叫個工人唔好唔著衫行嚟行去——

我係話你有冇關你老——

個工人居然同我講啊——「哎呀 mum，老爺做唔到咩嘅，佢都咁老。」

（七）

「老啦老啦，唔洗啦。」他擺了擺手。

那賣電視的後生仔扯著一邊嘴角向他挑眉，他連忙低頭，覺得對方像
是在說：呃鬼咩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事實是對方根本一點也不在意他這個阿叔，繼續扯著嗓子 sell 自己的機頂盒：中日韓 4 仔咩都有，唔洗係手機咁細個 mon 睇，依家推廣價推廣價——

他低頭翻動手機，假裝在處理甚麼要務，可耳邊卻一直傳來那後生仔毫不羞恥的叫喊聲。他按熄了屏幕，玻璃面上卻出現了點點的水珠。又下雨了。

她晾的衣服還未收，他記得。他把手機塞進褲袋，順勢撥了撥發癢的大腿隙，緩慢地走到附近的簷篷下。

回家時他連內褲都濕透了，他站在門外，踢掉鞋子，單起腳扯下了黏附的襪子。

(八)

她把襪子脫掉，掛在鞋面上，赤足搭在鞋的邊緣。她把傘擱在隔離位的空椅旁——彩華已經有好幾個星期沒有來上堂，她沒有問，彩華打電話來時也沒有說讓她幫忙請假，她也就收口不提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倒是他在彩華缺席第二堂時就來問過她，「你朋友仔呢？唔嚟啊？」

她點了點頭，又搖了搖頭，唔知啊，可腦裡想的仍是那句「朋友仔」。

朋友仔，叫得咁細個，好似同細路仔講嘢噉，她握著筆，在宣紙上塗塗畫畫。甚麼力度啊角度啊，全都忘得一清二楚。

她回過神時才發現自己在紙上潦了幾個「山」字，可沾墨沾得太多了，所有筆劃都糊成一團，糊成一小塊山型的圖案。她環視了一下四周，見他快要巡視到她這枱來，立馬把紙揉成了一團。佢會唔會問我搞緊咩？她把紙團再往枱的一端推去，哎啊，好似好刻意收收埋埋添，她又再把紙團往枱的中心拉。

他越來越接近，她用眼尾瞄著他的皮鞋，漆皮亮光閃爍，她藏在枱下的趾頭縮了縮，抓緊了鞋面。

「你要咩啊？」他雙指夾著毛筆來到她身旁，盯著宣紙，沒有抬頭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(九)

「你嗌咩啊？」

他不確定是不是錯覺，但手機傳來的聲音他總感覺十分熟悉。他一時意動，脫口而出說了句「男人的浪漫」。

「碟頭 A——」年輕的女聲往外喊，又說，「廿分鐘左右到。」沒有疑惑，沒有不屑，掛線了。

碟頭 A……他小聲地跟讀，思考著自己是對方聽過第幾個說要男人的浪漫的人，別人是在電話裡叫的外賣嗎？還是在茶餐廳裡揚手把她招來，然後要麼大聲自信地搭訕，要麼小聲得迫使她伏下身，窺視她衣領間露出鎖骨與前胸。

他握緊了手機，手指磨蹭著機身的按鍵，沒想到門鈴突然響起，「外賣——」清脆的甜蜜的女聲。他對著電影屏幕梳理了一下前額的劉海，往手心噴了口口水，把露出的白髮黏在黑髮的後面。他把襯衣的立領立起，揪了揪衣袖的折角，握著大門門柄，鼻子一吸，手一扭，門開了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「五十六。」後生女提了提手中的膠袋，「豆腐火腩。」

哦。他模仿著後生女平淡的語氣，往褲袋裡掏著，一張、兩張、三張、四張，皺著的十元二十元。他把紙幣拉直，又疊好，遞給了她，指尖抖顫。她捏著紙幣的一角掀起，隨意且粗魯地塞到印有茶餐廳 logo 的圍裙袋中，袋裡的硬幣晃動撞擊。

送外賣的後生女把找回的散銀拍在他掌心，接著轉身離開。他盯著對方的身影從視線範圍消失，升降機抵達的啲啲聲，開門，關門，沉寂。

他一動不動地站著，褲襠裡似乎出現了一股熱流。他終是低頭去看，又再抬頭。門還沒有關上。

（十）

門早就關上了，旁邊那個人的鼻鼾聲已響了快二十分鐘。往日她早就把人給推醒了，可今日的雨又是那麼大，還有雷聲，本應是煩心的豬叫現在倒是一點也不顯眼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是冷氣太冷了吧，但背脊仍覺得很熱，她側身縮進被子，把背部露出。

睡不著，怎麼也睡不著，是更年期了嗎？彩華說自己更年期就是這樣，易熱易怒，可她倒是忍住了沒有發騾，那個人還說她是不是轉死性，「做乜煮九大簋㗎？」

又有牛扒又有蠟燭——「你咪話我知你仲換埋件乜鬼底衫啊？」

噤——餐刀在玻璃碟上用力一刮，「食你啊食啦——」她知道自己定是漲紅了臉，她的頸脖與臉頰都有著一股熱氣，「……趁熱食。」

那人倒是嬉皮笑臉的，絕對只是貪口爽，唔得嚟正經。她用力嚙走叉上的牛肉，肉汁滋出，落在她的臉與衣領上。她用紙巾撫過下巴，紙上印上淡淡的腥紅。

晚上她洗澡時，在鏡前不斷變換姿勢照著腰側的黑痣，那人以前笑過她說：人地啊生烏蠅屎，你啊生老鼠屎。她那時才跟那人相戀不久，尚不敢表露情緒，依舊陪笑著，以為他只是一時失言。後來她終於意識到他只是單純沒品而已，在婚後他第十四還是十五次開起這個自以為的玩笑時，她說：「你食屎。」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自從與那人相識起，她已經快要三十年沒有凝視過那顆拇指指甲般大的黑痣。前天的書法課上，她在林先生替她寫書法示範時失手打翻了墨碟，數顆墨點落在他的手機上。她連忙道歉，又用紙巾抹走了手機上的墨水。他一如既往地溫和，說著冇事，唔緊要，繼續要為她寫示範。

她選的是李冠《蝶戀花·春暮》，選的句子是：數點雨聲風約住，朦朧淡月雲來去。

大抵是有些字少寫生疏，他在手機裡搜索著，她看著他曲起的手臂肌理分明，手肘處有著一小塊墨色。「老師你……」她指了指，他看了看她指的位置，冇嘢冇嘢，利落地用拇指抹走，墨跡邊緣暈開——像極了她記憶中腰側的黑痣。

教室裡的冷氣就如同今晚房裡的冷氣一樣，冷歸冷，卻無法撲滅她背部燃起的虛火——下午時彩華說這個叫心火盛，讓她去看中醫調調，她嗯嗯地應聲，卻隱隱地覺得這大抵不是她的病源。

她把冰涼的手從衣服的下擺伸了進入，把掌心貼在肚上。肚被手冰得發抖，她縮了縮肚皮，指尖移到腰側的黑痣上，像是毛筆輕沾墨水一樣，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按壓。提起。滑動。然後在肚皮上寫下「山」「林」二字。

(十一)

手機又壞了。他按了按屏幕，還能用。

他不確定是不是因為早些天滲了雨水，又或者是之前打瀉的墨水躲在屏幕的細孔裡，直到今天才爆發出來。

一塊墨跡不大不小地正好擋住了視頻裡美麗的臉，視頻仍舊在播放著。他用空餘的手撥走了上方提示框裡不知是哪個書法班學生 A 或 B 或 C 的消息通知，沒有打算再去維修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評語

寫盡中年男女情慾，素材少見；寫法上以水墨為喻，並不露骨。語言成熟，口語入文自然流暢；以片段拼湊故事的方式像書法留白，留有想像空間。

—可洛（梁偉洛）先生

中年男女的情慾故事，處理精巧機智，是一個對讀者有要求的作品。小說由十一個片段組成，包括書法老師和女學生各自的婚姻生活和課上的師生互動。婚姻中日久生厭的煙火和瑣碎，映襯男女微妙互動中的投射和想像，再加上通俗口語和典雅詩詞的並置，令小說顯得混雜豐富。墨和雨的意象貫串全篇，透出潮濕的質感，但道是有情卻無情。書法老師形象的反差、視頻的拍攝和播放、手的活動，都構成篇中的亮點。

—何杏楓教授

以大俗寫大雅，或大雅寫大俗。新角度寫出初老階層的世界，機智與寫實，兼而有之。

—黃念欣教授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評語

像日記一樣，講述書法老師與女學生的邂逅。有些短篇是從老師的角度講述，有些則是從女學生的角度講述。彼此的感情交織很有趣。性別視角、師生視角，還有說不出來的感情，成為故事的一部分。在家裡，他面對的是愛嘮叨的妻子。

—譚國根教授



二零二四年中文文學創作獎得獎作品

<https://www.hkpl.gov.hk/tc/extension-activities/page/280732/WinningResults.html>